

论清代常州派骈古文互参之演进

倪惠颖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摘要:清代常州派历经邵齐焘、洪亮吉、孙星衍、张惠言、李兆洛等一代代骈文家和古文家的创作和理论积累,常州骈文和古文的文体互参在渐演渐变中趋向成熟和通达,不仅骈文可以资取古文,古文亦可参体骈文,打破传统古典文体互参中“以高行卑”的定势,使骈文和古文的文体互参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创作上双向融合,形成乾嘉时期骈散合一的常州骈文派和阳湖古文派,使骈散合一之文在嘉道之后日益成为清代文章主流,开创并引领一代文章风尚。常州在朴学思潮兴起之后特富儒林而兼文苑的通才文章家,大多骈文和古文兼攻,故而能以一地之域兼擅古文和骈文并实现两种文体的融合,在清代文章学史上厥功至伟。

关键词:常州派;古文;骈文;文体互参;演进

作者简介:倪惠颖(1978—),女,辽宁庄河人,文学博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章学、明清文学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散文选本批评研究”(项目编号:12CZW013);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江南士人游幕与清代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4ZWC002)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4)06-0139-07 收稿日期:2014-04-16

清代常州派跨越学术、词、骈文和古文诸多领域,各个不同领域的思想和成果相互碰撞、互渗和交融,形成常州地域文化富有创新的内在机制。这其中尤以常州骈文和古文的文体互参与融合为显例。乾嘉时期常州的骈文和古文通过邵齐焘、洪亮吉、孙星衍、张惠言、李兆洛等常州文章家的一代代累积,以一地之域先后在骈文和古文的领域开宗立派,一为常州骈体文派,一为阳湖古文派,在此过程中实现了古文和骈文文体融合的巨大成就,“常州派”在文章学史上以骈古文合流的大文章观和实践,引领了自乾嘉以来的清代文章风尚。

一、邵齐焘取“晋宋之美”与清代骈文风骨之初立

骈文在明清之际已有向复兴迈进的趋势,然而清初骈文三大家陈维崧、吴绮、章藻功并没有彻底摆脱晚明以来以云间派为代表的“俗格”,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为四六之文者,陈维崧一派以博丽为宗,其弊也肤廓。吴绮一派以秀润为宗,其弊也甜熟。章藻功一派以工切细巧为宗,其弊也刻镂纤小。”^{[1]1682}所谓“滑熟”“伪体”“肤廓”等都可归为“俗调”,其弊都在于不能化古为雅,推陈出新。自南宋以来,骈文相较古文

南桂馨在《刘申叔先生遗书序》中称:“同时云间、西泠倡导骈文,犹多俗格。”参见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卷首。

处于劣势地位,“文士所奉为圭臬者,仍在散不在骈”^{〔2〕}卷首,至乾嘉时期,常州骈文派率先推动了骈文的复兴,学界有“骈文至常州经儒,风骨始遒”^{〔2〕}卷首之说。邵齐焘、洪亮吉、孙星衍、杨芳灿等一大批常州派士人以经儒而为骈文之能事,在清代骈文复兴之初即一改骈文流于俗调的通病,致力于骈文风骨和文采的统一,凸显了常州派以流派的集群范式在清代骈文复兴中的先导和示范意义。

常州派前辈邵齐焘和刘星炜以馆阁赋为契机,对骈文创作及理论推陈出新。王昶在《长夏怀人绝句》中称:“台阁文章自一家,岂容下里竞皇芻。谁知刘邵当时重,制诰才封众口夸。”^{〔3〕}卷二四在清代士人骈文总集还未出现之前,《本朝馆阁赋》等馆阁文学总集先行出现,反映了乾隆初期博学鸿词视野下以赋为代表的翰林文学在文坛的重要地位,邵、刘二人即是当时馆阁文学的佼佼者。在朴学思潮兴起之前,对博学鸿词式人才的需求和褒扬推动了赋体和骈文创作的流行。^{〔4〕}⁴⁶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南巡献赋成为通例,乾隆初期学者齐召南称:“我朝重熙累洽,久道化成,比自天子南巡狩,亲召试献赋行在之士,拔其尤授中书舍人,次亦赉以文绮,士益淬厉为古学,其蒸蒸然以起者。人握随侯之珠,家怀荆山之璧,炳然与三代同风,胡汉人之足言哉!”^{〔5〕}卷首邵齐焘即因皇帝在巡驾翰林院时奉献《东巡颂》而致“群公器之,争欲致君门下”^{〔6〕}卷三四。自皇帝至名公对润色鸿业的激励将文风引上淬厉为古学的博学鸿词之路,然馆阁赋因润色鸿业的功能毕竟流于形式,缺少深广的内容。邵、刘二人并非单纯的馆阁作家,他们将馆阁赋的创作经验引入其他日常骈文文体,试着拓宽骈文的表现空间。骈文渐从馆阁走向民间,邵、刘文集中还保留了很多赋颂文体,至同为翰林出身的洪、孙二人以及李兆洛等,文集中就鲜有收录润色鸿业的馆阁赋体,而更重视那些表达普遍世情和个人情感的骈文,其骈文中所蕴含的过人性情更接近布衣精神^{〔7〕},使骈文的表现域近乎古文辞。在丰富的骈文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有关骈文创作规律的理论认识也逐步得到深化。

邵齐焘为常州派在早期奠定了影响有清一代的骈文风格论,主张骈文“于绮藻丰缛之中,能存简质清刚之制”。在这一审美取向的指引下,邵氏称“窃慕晋宋以来词章之美”。晋宋为六朝早期,

处于古典文章由散入骈的交界点,这一审美取向本身即暗含了骈文参体古文的意蕴。“绮藻丰缛”与“简质清刚”,“华”与“实”、“炼”与“雅”都是相对相成的美学标准,邵氏取其中庸,以达到兼顾骈文风骨和文采的美学效果。就骈文这一体裁而论,极具敷藻铺采、调声谐律的声色美,即特殊的文采,是骈文区别于古文的标志。在这方面的极力追求最终导致齐梁时期骈文大多绮靡、骨弱,文采过度而风骨不足。后世欲复兴六朝之骈文,首先要规避骈文在体制上的先天弱点。至雍乾之际,即邵齐焘所处的时代,注重骈文风骨已然成为有识见的骈文家的共识。乾隆十四年(1749),吴宽在《棕亭骈体文钞序》中即称:“窃谓文有风骨,骈体尤尚。盖体密则易乖于风,辞缚则易伤于骨。能为其难,则振采弥鲜,负声有力。”^{〔8〕}²⁷⁵至于将“风骨”“文采”相调和的文学理念最早由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提出。后世骈文衰落,“汉魏风骨”在诗文领域被广泛接受,“风骨”的美学倾向因而更偏向刚健简质的阳刚气质。随着晚明以及清初以来骈文创作的不断积累,如何处理骈文因偏重文采而导致的长期风骨不振遂为欲复兴骈文的创作者及理论家所大力关注。

颇具意味的是,在清初的诗古文领域,王夫之以遗民身份对诗古文一味追求“风骨”而流于粗豪、喧薄之气予以否定,称:“俗所谓建安风骨者,如螭蛇穿堤堰,倾水长流,不涸不止而已。”^{〔9〕}卷一他不但对深于风骨的曹植、王粲、陈子昂等作者的诗都有批评,而且对明代流行的诗文复古派更是痛加贬斥:“总由怒气嚣张,傲僻矜絜,假建安以护过之名,标风骨为大雅之迹。”^{〔10〕}卷四偏执于“风骨”之一端,在文采上难以辉光,也就会因文采不足而影响到“风骨”,即“风罡风,骨白骨”^{〔10〕}卷六。故王夫之从诗古文易偏执于“风骨”出发,肯定齐梁文章风采,称:“文笔两途,至齐而衰,非腴泽之病也。欲去腴泽以为病,是涸天之雨,童地之山,髡人之发,存虎之髯焉耳矣。文因质立,质资文宣,衰王之由,何关于此?”^{〔9〕}卷五认为齐梁文章之弊不在绮藻丰丽的文采本身,而在于“正苦体踟束而气不昌尔”^{〔9〕}卷五,关键是齐梁文章的气不足以驾驭文采。这一论断不唯超越古文家对于

邵齐焘晚年在答朋友王太岳的书信中称:“平生于古人文体,尝窃慕晋宋以来词章之美,寻观往制,泛览前规,皆于绮藻丰缛之中,能存简质清刚之制,此其所以为贵耳。”参见邵齐焘:《答王芥子同年书》,《四库存目》第281册,第504页。

齐梁骈文的评断,亦超越清初骈文家自身对骈文的理解,王氏特以诗古文家的视角而为齐梁骈文文采正名,特强调骈文应具与诗古文辞相通的昌明之气,并以之驾驭骈文特有的绮丽文采。虽然立足点还在诗古文辞,但对后世文章特别是骈文创作颇富启发意义。

合而观之,古文与骈文是“文笔两途”之后产生的文章内部的体制分离,作为清初诗古文家的王夫之与作为乾隆初期骈文家的邵齐焘等基于此均自觉意识到骈散分离影响。这两种文体带有先天的自限性,即古文偏于风骨,易缺乏文采与蕴藉之美,而骈文偏于文采,易流于骨气不植。无论古文抑或骈文,欲达到创作上风骨与文采兼备的境界,则需打通文笔视野,以彼之长补己之短,王夫之和邵齐焘共同把眼光描准了骈散分界不明的晋宋时期。王夫之称“必不使晋宋诗人与齐梁同称‘六代’”^{[9]225};“静善不佻达,犹存晋宋风旨”^{[9]241};“神清韵远,晋宋风流”^{[9]109},邵齐焘亦独推“晋宋以来词章之美”。两人均称颂骈散不分、声律未严、文笔尚未判然两分的晋宋辞章。故至乾隆时期,诗古文及骈文经过历代漫长的正价或负价的创作和理论积累,有识见的诗古文家或骈文家有意对各自文体弱点积极规避,沟通骈散,以实现风骨和文采的有机统一。

邵齐焘“皆于绮藻丰缛之中,能存简质清刚之制”的理论内涵亦当在上述清初以来骈古文交错的视野中去理解。基于此,同辈好友郑虎文认为邵齐焘的骈文创作,“其学于古也,而揉之,去故遗迹,咀含浸淫,渗漉衍溢,乃大昌于辞,而惟自其已出,今古骈散,殊体诡制,道通为一”^{[11]卷七},已初步打通骈古文界限。另外,邵氏取法晋宋文章之美,在破体骈文上仍持谨慎克制的态度,其“简质清刚之气”不同于汉魏文章的慷慨淋漓,而是有着适用于骈文情感向内延展的内敛本色。同时代的常州派刘星炜并以“清转华妙”之说承合其骈文理论。可见,清代常州骈文复兴先驱在破体创新的探索上,率先注意到骈文气萎的弱点。他们对骈文“绮藻丰缛”的文辞特色并无异义,且均倾向于用接近于诗古文却不偏离骈文内敛本色的清健之气济骈文,从而提高骈文的气格和品位。邵齐焘的骈文成就很大,成功矫正了清初骈文三大家的俗弊。他尝试有节制地以古文之气以济骈文,树立了骈文的内在风骨,对常州骈文乃至清代骈文走向道古复兴以及骈散兼济之路有着先驱

导向的意义。正是在这一点上,后世史家认为常州乃至清代骈文的复兴始源自邵氏。金瓶香称:“邵齐焘气独遒古,有正宗雅器之目。尝谓清新雅丽,必泽于古,非苟且牵率,以娱一世之耳目者,骈体之尊始此。刘星炜、孔广森、孙星衍、洪亮吉、曾燠辈继之,其旨益鬯。”^{[12]126}邵齐焘退隐后在常州龙城书院任山长,刘星炜先后任安徽学政和扬州书院山长,以师传与前辈提携后辈的方式,将选学和骈文的创作经验在常州、扬州乃至全国推广开来。以洪亮吉、孙星衍为代表的“毗陵七子”都受过他们直接或间接的教诲,常州派亦在邵、刘二人之后,发扬光大。

二、洪、孙树帜与通人的地域文章传统之确立

“洪、孙”并称是常州骈文派树帜的一个重要标志。^{[4]192}与洪、孙齐名的还有赵怀玉、黄景仁、杨伦、吕星垣、徐书受,该七位人称“毗陵七子”。就广义来看,“七子”并称不仅仅限于诗歌,亦包涵他们在骈文甚至词方面的创作成就。毕沅曾夸赞这一文学团体“惊才绝艳,均齿齐名”^[13]。“七子”儒林而兼文苑,均是难得的通才之士,常州派通人的地域文章传统因其崛起而得以确立。以洪、孙为核心的融合经术与文学的大文章观,正是常州派文学包括常州词派、常州骈文派、阳湖古文派等在清代绵延不绝而又独树一帜的根基,常州派骈古文合流的文章大势亦在此基础上完成。

相较邵齐焘主取“晋宋”之美,洪亮吉不汲汲于文章内部的泽古取径,强调文章与经术融合的理念,称:“西汉文章最盛,如邹、枚、严、马以迄渊、云等,班固不区分别为立传,此文章所以盛也。至范蔚宗始别作《文苑传》,而文章遂自东汉衰矣。”^{[14]2243}这里的“文章遂自东汉衰”并非从文体立论,而是将儒林而兼文苑作为文章创作和兴盛的根本。可作为阐发的是,苏完恩在《洪北江先生遗集序》中云:“乾嘉间,诸老辈各树坛坫,后先相望,而常州之学尤甲海内,如张氏惠言之治郑、虞《易》,刘氏逢禄之治公羊《春秋》,皆卓然一家之言也。然文章经术二者难兼,开诸家之先,而兼擅其胜者,其洪北江先生乎!”与当时士人一窝蜂扎向考据或文学家批判考据不同,大多数常州派文学家的可贵之处在于,当朴学思潮风靡之际,纷纷转向经术却能不弃文学创作或文学关注,常州经术和文学互为影响,这也正是常

州在朴学兴起之后结合自身传统所蕴育的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洪亮吉即是最早实践“瑰辞朴学”的常州士人代表,兼具学术和文学创新的通人视野。

洪、孙论文力主性情,认为凡可以充分表达创作主体“性情”的文学形式即是好的,相较于桐城派执着于道统对骈文形式的排斥,以及仪征派拘于文笔形式而将古文拒于文章之外,以洪、孙为代表的常州派作家确能抓住文学本质,在塑造有意味的文学形式过程中,将文学表达的内容和形式高度统一起来,确立了常州派文章观的灵魂。洪亮吉称“至诗文讲格律,已入下乘”^{〔14〕2257},孙星衍的骈文被赞为“激发性情与雅颂同,至于揽物起兴,似赠如答,风云月露,华而不缛,然后其体尊,其艺传”^{〔15〕卷四},极重视骈文与诗古文一致的“性情”表达。值得注意的是,洪、孙所倡之性情与当时流行的文学“性灵”说既有冲破“道统”的一致之处,又有常州派自身的地域特点。“性情”说包含了特定时代政治环境和地域环境下常州士人群体特有的情感体验,在和珅当政、士气委顿的时期,常州士人群曾被称为“慧翰林”^{〔16〕},表明以洪亮吉、孙星衍为代表的常州士人群体誓不向和珅妥协的刚直不迂的人格,洪亮吉的冒死主谏,正是这种“慧翰林”气质的集中体现。洪亮吉性情过人,同乡后辈恽敬称:“君长身火色,性超迈,歌呼饮酒,怡怡然。每兴至,凡朋侪所为,皆掣乱之为笑乐。而论当时大事,则目直视,颈皆发赤,以气加入,人不能堪。”^{〔14〕2372-2373}如果说邵齐焘颇有魏晋名士风度,常州一地至洪、孙一代,则凝聚了刚正不阿的儒士气节,这种以地域集群范式而辉显一代的品格恰是常州派“性情”说之基石。常州派之“性情说”贯穿于文学内容和形式上都更趋于渊雅、真挚,却不流于迂腐。与邵齐焘取于“晋宋”之美不同,洪亮吉因刚直深挚的性情和融会天下学术文章于一身的通达视域,其骈文的骨力要比邵齐焘刚健。好友赵怀玉称:“君厚于天稟,情性过人,然明好恶,别是非,无所回护,议论激昂,亢爽有古直者之风,诗文涉笔有奇气,举世称之。”^{〔14〕2363}谢无量称:“洪文疏纵,汪文狷洁,然或又以汪洪并称,汪不逮洪之奇,洪不逮汪之秀。综观清代骈体,或无出汪洪之右者也。”^{〔17〕6234}“奇”的美学风格评价显然更偏向刚健一路,与袁枚称颂洪亮吉骈文“文之渊雅,气质之深厚”^{〔14〕265}、吴鼐称颂其骈文“具兼人之

勇,有万殊之体”^{〔18〕卷一五}相承。

与“性情说”相应的是常州派对各种文学形式的多样化追求和探索。乾嘉时期,常州派实现了诗歌、骈文、古文、词的共同繁荣和兴盛,就文学的地域流派而言,这在清代是绝无仅有的,不能不说得益于常州士人儒林而兼文苑的通人视野。洪、孙二人较早注意将骈文和古文融合,互为借鉴。洪亮吉“作文具体魏晋”^{〔14〕2396},晚辈陈文述称洪亮吉“文章魏曹植”^{〔17〕卷一},“直以高文继曹植,况闻博物并张华”^{〔19〕卷六}。在汉魏文章家中,曹植为文较多地使用骈俪对偶之句,对齐梁骈文的形成和盛行有着一定的影响。钟嵘的《诗品》称赞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并称“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以曹植相拟,既表明洪亮吉在文章学领域的绝高地位,也揭示了其骈文以散运骈、风骨和文采高度统一的境界。孙星衍则称单纯的排比对偶的语言形式“易伤于辞”,提出“叙次明净,锻炼精纯”。这其实与其好友孔广森“骈体文以达意明事为主”的立论相似。孔氏称“六朝文无非骈体,但纵横开阖,一与散体文同也”^{〔20〕卷四},孙星衍在文章选本《续古文苑》中着力体现他的这一个人化的骈散视野,以文章选本的形式隐然针对以姚鼐为中心的桐城派,推崇汉魏六朝之文,其选文于去取之间提示了骈散同源、骈散合一,初步显露出骈、古文互参的意向。^{〔21〕}

洪亮吉、孙星衍在树帜常州派并推动清代骈文复兴的同时,并未忽略对衰落的古文的探讨与创作,不仅以骈文参体古文,亦以古文融合骈文。乾嘉时期,骈文大兴,考据之文铺天盖地,古文受排挤衰微,姚鼐从四库馆出走即是一个信号。^{〔22〕}章学诚曾就清初以来不同阶段古文兴衰情况进行梳理^{〔23〕卷九},称乾隆中后期朴学思潮兴起之后文章创作大势为骈文的兴起和考据之文的风靡。至于古文辞,不仅“议之者鲜”而且“为之者鲜”。^{〔23〕卷九}这时专门致力于古文辞的作者虽还未成气候,但立足骈文家身份而兼古文的作者却并不鲜见,如汪中、洪亮吉、孙星衍等,他们虽未被章学诚纳入以史为宗的古文家的范畴,但其古文成果及古文理论却能自成一统,与史学派和考据派的古文辞不同,亦超越了一般追绪道统的辞章意义上的

陆继辂在《上孙抚部书》中称李兆洛、丁履恒、庄绶甲、董士锡等人为“瑰辞朴学”。参见曹虹:《阳湖文派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82页。

古文辞,即与桐城派不同,我们或可称之为骈文家的古文辞理念和创作,其中无疑以常州派最为突出。

晚清学者称洪亮吉兼擅古文、骈体文、考据之文、诗歌^[24]卷三,不仅对洪亮吉的朴学和骈文成就予以重视,对其在诗古文方面的成就也予以特别关注。洪亮吉《卷施阁文集》《更生斋文集》都分为甲、乙两集,甲集为古文,乙集为骈文,古文主要以叙事和议论为主。其中记杭世骏、汪中、武亿等遗事篇,打破传统史传笔法,纯以人物气质和性情为旨归,以传奇笔法写实,这一古文家法或被传予其子洪怡孙。洪亮吉去世之后,洪怡孙请求洪亮吉好友王芑孙为洪亮吉文集作序,称:“先子之歿也,两父执分撰志表,其文非不善也,读之一似先子素方严曲谨者,其神情不类,今先子遗集未有序,愿先生开刘元城序《忠肃集》例,略述生平,俾后来者有所想见焉。”^[25]与向来传记之类文章的宏大叙事或正面褒扬不同,洪亮吉父子认定古文写人当肖其“神情”,故并不避讳主人公生活中的一些怪事或糗事,认为这些史传不载或许不够正面的事件细节恰能反映人物独一无二的气质。这和方苞以及姚鼐一路的古文大有区别,已然把古文从道统的路上拉了出来,拒绝蹈空,以真气行文,以性情替代矫情,同时,又不使古文落于考据之泥潭,确实于当时古文能够另辟蹊径。

孙星衍对古文家奉为圭臬的唐宋八大家颇有微词;同时从明季以来唐宋古文选本和古文创作的角度对“时文”化的“古文定格”进行猛烈抨击,在文学史上率先道破明清以来普遍以时文为古文的弊端。正如骈文史家瞿兑之所言:“古文与八股融合之说,孙星衍已创之。”^[26]孙星衍并称:“不知古人当日亦自行胸怀,随其学之所得,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率意成文,不肯修饰边幅,亦如真英雄之视井底蛙耳。”^[27]卷下孙氏所举两文为汉魏骈散未分之文,以散行为主,夹杂骈俪,这种古文既有气骨,又文采斐然,是他心目中以真气行文的理想篇章。这种通变的资取态度超越了唐宋古文传统,对古文的散体制给予拨动,在以性情统摄全文的过程中,散或骈都只是传达作者真实情感的一种形制,因此,因情而生的语言表达亦不会被定格为单纯的一体,孙星衍的《续古文苑》正是在此意旨下进行辑佚和选编的。蒋寅先生指出中国古典文体的互参普遍遵循着“以高行卑”的体位定势,

古文是中唐古文运动过程中韩愈等古文家相对于今文即骈文提出来的,古文被认为在文章格调上高于骈文,故骈文取资古文,即以散运骈更容易被接受,但反过来,若以古文取资骈文则不被认可,受到普遍的批判,如方苞、姚鼐即是。“激发性情”、泯灭骈散的古文理论恰恰体现了基于文章学本身的通人文章视野,于常州派及清代骈古文合流互融有重要意义。

三、以流派开清代文章学骈古文合流之大势

常州派是一个合经学与文学多层次复合的流派,^[28]^[29]它的形成是通过常州一代代士子于时代际会中在地域文化的土壤上默默耕耘而成的。在文学上,洪亮吉、孙星衍、张惠言、李兆洛等生前均未以流派领袖自称,但他们是清代骈文、词学亦或古文方面开风气之先的人物,虽不以领袖自称,但却以身范之,无声胜有声,在不同方面起到了实际的流派领袖的作用。就古文而言,从常州派经术与文学融合的特征着眼,梁启超认为阳湖文派“由张皋文、李申耆开派”^[28]^[29]。在经历了乾隆初期邵齐焘、刘星炜,乾嘉时期洪亮吉、孙星衍等累积的文章传统之后,常州派在骈文上已成规模,其融合骈古文的地域特征亦愈加突显,在嘉道之际汉宋融合的学术背景下,以张惠言、李兆洛为代表的常州士人在古文创作及理论上独辟蹊径,至此,清代文章体制上的骈散合一以及骈古文合流,大功告成,之后的清代文章大体不离骈散融合的走向。

张惠言是常州派翘楚,《书目答问》将其列入经学家、古文家、文选学家和词家,在儒林而兼文苑、以学济文的创获上,比常州前辈更加丰厚,就文学而言,以一人之身而兼具常州词派和阳湖古文派创辟之功,常州派学术而兼文学的深层内涵遂由此更加发扬。张惠言不仅在以经学为古文^[29]、以易治词等关乎经术与文学的契合方面独树一帜,而且就文学内部各文体之间亦能融通无间,不仅以赋为词^[30],亦将辞赋与古文相融合。蒋湘南在《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三书》中称张惠言、李兆洛“能范文笔而一之,文苑儒林,合同而

参见蒋寅:《中国古代文体互参中“以高行卑”的体位定势》,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吴怀东:《论唐传奇韵散结合的形态、渊源及对宋元以来小说之影响》,载《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4期。吴承学先生亦有类似说法。

化,彬彬乎君子儒焉”^[31],”文”偏指辞赋等纯文学,“笔”偏指论议、史传等杂文学,蒋氏以“论古文”之主旨而及“文笔合一”,这与嘉道之际阮元等提倡的“文笔分立”观大相径庭,突出了以张惠言、李兆洛为代表的阳湖古文派“文笔合一”的特点,骈散合一即是此中应有之义。张惠言之于文章创作经历了由时文而辞赋,进而为古文三个阶段,^[32]¹¹⁷ 检张惠言文集《茗柯文编》,不仅于篇首收录辞赋一体,亦在古文创作中融合辞赋骈体之特色,真正打通骈散,合而为一。于自身创作之外,张惠言尤其注重选本传达文学思想的作用,其《词选》奠定了常州词派的基础,开嘉道以降清代词学新的风尚。而在《词选》编成之前五年,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张惠言编纂《七十家赋钞》,断自六朝,止于庾信,推崇汉魏六朝古赋,对唐以后赋体演变为律赋、文赋等不以为然^[4]¹²⁴⁹。若大而观之,亦不可不察张氏于文章之道特心仪于骈散未分的古风,故《七十家赋钞》被视为李兆洛《骈体文钞》的编选前奏^[33]¹⁰⁹。天妒英才,张惠言以不惑之年而早逝,若假以天年,他定会更加闪耀,于古文也会有更多的成就和心得。常州派的魅力就在以地域为核心于无形之中能够薪火相传,比张惠言小九岁的李兆洛在前辈基础上彻底完成了常州派古文和骈文的合流。

李兆洛于道光元年刊行了历时十四载选定的《骈体文钞》,以独特的良苦用心与姚鼐《古文辞类纂》针锋相对。在对清代古文影响深远的《古文辞类纂》之前,正是汉学大兴的乾嘉时期,也是清代骈文复兴的时期,产生了大量优秀的骈文家,以邵齐焘、刘星炜、洪亮吉、孙星衍等为代表的常州骈文家尤以地域之集合显著于骈文界。与此同时,当代骈文家选当代骈文的选本陆续刊行,如吴鼐《八家四六文钞》、曾燠《国朝骈体正宗》等都将骈文与传统四六文区别开来,提倡骈散合一,尊体骈文。综合来看,这些选本的选文都没有背离传统骈体范围,其影响基本还在骈文界。至常州派李兆洛《骈体文钞》,则以骈文选本形式同时震动骈文界和古文界。在以汉宋学术之争和以其为背景的骈、古文交锋的过程中,李兆洛《骈体文钞》在吴鼐、曾燠等骈文选本的基础上,承继孙星衍《续古文苑》的骈散化选文视野以及张惠言《七十家赋钞》的古赋情结,将常州派骈散融合的地域文章传统发挥到极致。常州派的通达和新变特质在此过程中表露无遗。常州派自孙星衍

《续古文苑》至李兆洛《骈体文钞》,即以选本形式针对以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及其《古文辞类纂》,颇有挑战和抗衡意味,但无论是孙星衍还是李兆洛,他们亦都从桐城派姚鼐及其《古文辞类纂》中获取灵感和经验。孙星衍在《续古文苑》刊刻之前曾在姚鼐主讲的钟山书院切磋交流文艺之事,李兆洛在刊刻《骈体文钞》之前一年,曾为康绍镛校刻姚鼐《古文辞类纂》^[20],这些细节揭示了常州派文章家在对抗桐城派古文的同时,亦与桐城派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不断交流中,深刻认识到对方古文观的利弊,并对桐城派的一些文章观予以批判的吸收。由此,方能在桐城派大行其道之时,开创清代“文体不甚宗韩欧”的阳湖古文派,致力于破除“文统”、不废骈体的古文创作,自树于桐城派古文之外。^[32]¹⁸²⁻¹¹⁵ 李兆洛《骈体文钞》将古文领域倡导的秦汉之文作为古文和骈文共同的源头,同时将桐城派所奉行的文统策略以选本的形式巧妙地移入骈文体系。《骈体文钞》38篇文章与《古文辞类纂》所选相同,除辞赋类7篇,几乎都是秦汉之文。^[32]¹⁹⁸ 自唐宋古文运动以来,古文家一直自许“文起八代之衰”,视骈文兴盛的六朝时期为文章衰落期,并将其排除在古文统系之外。秦汉及以前的文学被认为孕育了之后的文学,特别是六经在中国文章学史上的地位极为特殊,被认为是文章学的起源,而这一起源长期以来被以道统著称的古文统系所独占,本与秦汉在时间上最为接近的六朝骈文像空中楼阁一样被长期孤立古文统系之外。李兆洛破天荒地将秦汉古文选入《骈体文钞》,一方面可以彻底树立骈文参体古文的大旗,另一方面,亦有移花接木,为骈文树立统系之意。基于桐城派所谓的“文统”,使六朝以来的骈文不再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即为古文所独占的秦汉及以前的文章传统不仅孕育了之后的古文,更直接孕育了六朝骈文,并提出“宗两汉非自骈俪入不可”^[33]¹¹¹⁹的论断,不仅骈文需参体古文,古文亦需参体骈文,将骈文和古文从根本上融合到一起。若考虑当时以李兆洛为首的常州派骈文家与以其为首的阳湖派古文家群体基本重叠,就更能深刻理解常州派以一地之域在嘉道之际大力推进骈古文合流的切实成果,阳湖古文派以及常州骈文派在嘉道之际的双峰并峙不过是常州派文章家群体在推进骈古文合流过程中的一体两面。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在刊行之初既遭到古文家的攻击,亦有来自骈文家

的不满^[33]^[119]，但以其为代表的常州派致力于骈古文合流的成绩渐被古文家和骈文家普遍接受并达成共识，并成为嘉道之后清代文章的主流。

综上所述，相较于桐城古文派以及仪征骈文派，常州派独以通达和新变的特质集古文和骈文于一身，在乾嘉时期历经几代人的创作和理论积累，从邵齐焘、刘星炜到洪亮吉、孙星衍等，直至

张惠言、李兆洛等，在清代汉宋学术之争的背景下，以通人的文章视野，在渐演渐进中日益突出常州派骈古文互参融合的地域流派特质，最终在嘉道之际率先完成清代文章学骈古文互参融合的历史使命，引领了清代中后期的文章风尚，拓宽了文章发展道路，在文章由古典向近代转变的过程中，具有导向意义^[34]，厥功甚伟。

参考文献

- [1] 四库全书总目[M]. 中华书局, 1965.
- [2] 南桂馨. 刘申叔先生遗书序[M]// 刘师培. 刘申叔先生遗书.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 [3] 王昶. 春融堂集[M]. 清嘉庆十二年塾南书舍刻本.
- [4] 曹虹, 陈曙雯, 倪惠颖. 清代常州骈文研究[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 [5] 齐召南. 本朝馆阁赋序[M]// 叶抱崧, 程洵. 本朝馆阁赋. 清乾隆刻本.
- [6] 郑虎文. 吞松阁集[M]. 清嘉庆刻本.
- [7] 曹虹. 集群流派与布衣精神: 清代前期文章史的一个观察[J].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6).
- [8] 金兆燕. 棕亭骈体文钞[M]// 续修四库全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9] 王夫之. 古诗评选[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7.
- [10] 王夫之. 明诗评选[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1.
- [11] 钱林. 文献征存录[M]. 清咸丰八年有嘉树轩刻本.
- [12] 金和香. 骈文概论[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4.
- [13] 毕沅. 教经堂集序[M]// 徐书受. 教经堂集. 嘉庆五年刻本.
- [14] 洪亮吉. 洪亮吉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15] 吴鼐. 吴学士诗文集[M]. 清光绪八年江宁藩署刻本.
- [16] 刘禹生. 世载堂杂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17] 谢无量. 中国大文学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28.
- [18] 吴鼐. 卷施阁文乙集题辞[M]// 吴学士诗文集, 民国求恕斋丛书本.
- [19] 陈文述. 颐道堂诗选[M]. 清嘉庆十二年刻道光增修本.
- [20] 孙星衍. 孙渊如外集[M]. 民国二十一年刊本.
- [21] 倪惠颖. 孙星衍撰《续古文苑》的文坛意义[J]. 南京大学学报, 2009, (5).
- [22] 冯宝善. 明清江南小说文化论[J]. 明清小说研究, 2013, (4).
- [23] 章学诚. 章学诚遗书[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 [24] 陈沆. 李恢垣文集序[M]// 东塾集, 清光绪十八年菊坡精舍刻本.
- [25] 王芑孙. 洪稚存集序[M]// 渊雅堂全集, 清嘉庆刻本.
- [26] 瞿兑之. 中国骈文概论[M]. 上海: 世界书局, 民国二十三年版.
- [27] 孙星衍. 洪筠轩文钞序[M]// 孙渊如诗文集, 四部丛刊初编本.
- [28]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
- [29] 董俊珏. 论张惠言的古文观[J].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6).
- [30] 张宏生. 词与赋: 观察张惠言词学的一个角度[J]. 南京大学学报, 2001, (3).
- [31] 蒋湘南. 七经楼文钞[M]. 清同治八年马氏家塾刻本.
- [32] 张惠言. 茗柯文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 [33] 曹虹. 阳湖文派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 [34] 李兆洛. 答庄卿珊[M]// 续修四库全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35] 曹虹. 清嘉道以来不拘骈散论的文学史意义[J]. 文学评论, 1997, (3).

[责任编辑: 欣 杰]